

《吳音辣體字典》中的「辣體漢字」理論析探*

叢培凱**

摘要：《吳音辣體字典》發行於1940年，不著撰人。該書藉由「辣體漢字」理論，以羅馬字母進行吳音記錄。「辣體漢字」理論又稱 R. I. 理論，創制人為傳教士 J gptk' Nco cuug" 與 Gtpguv' Lcuo kp。J gptk Nco cuug 與 Gtpguv' Lcuo kp" 為避免各地方言的分歧，導致記錄上複雜窒礙，其發明的「辣體漢字」理論是以漢語中古音讀作為標誌基礎，再分別進行方音規律的轉變。若單就《吳音辣體字典》的內容，難以釐清「辣體漢字」理論的原則，須透過 *Nc tqo cplc'vkp'kp'gtf'k'rgew'vg'<Getkw'g' cmj cdg'kw'g' pcwt'g'g' gv' r'c'kw'g' f'g' r'c'pi'vg' ej'kp'kg'* 及《中國音韻學研究》，可對於該理論有著進一步的掌握。《吳音辣體字典》所記錄的「吳音」，應屬近代上海語音系統，且相較於 J gptk' Nco cuug" 與 Gtpguv' Lcuo kp，*《吳音辣體字典》*的作者更為熟稔上海語音的特徵，此亦呈現「辣體漢字」理論在創發之後，各處方言記錄應用的成果。

關鍵詞：《吳音辣體字典》、「辣體漢字」理論、R. I. 理論、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近代上海語音

* 收件日期：2024/10/29；修改日期：2025/02/05；接受日期：2025/02/10
本文為113年度國科會計畫「『辣體漢字』理論及其《吳音辣體字典》音系建構」部分成果（計畫編號：NSTC 113-2410-H-031-063 -）。本文初稿發表於東吳大學「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238常態性學術研討會議」（臺北：東吳大學，2024年10月4日），滬承大會講評人李鵬娟教授斧正。本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則使本文更為完備。對於各位師長的指導，筆者特此申謝。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The Analyze and Discuss of La Ti Han Zi Theory in *Wu Yin La Ti Zi Dian**

Tsung, Pei-kai**

Abstract: *Wu Yin La Ti Zi Dian* was published in 1940, without writer. This book record Wu dialect with Roman alphabet by using La Ti Han Zi Theory. La Ti Han Zi Theory can also be called as the R.I. Theory and was created by Missionaries Henri Lamasse and Ernest Jasmin. To avoid the disagreement in local dialects and not to lead to difficulty of record, Henri Lamasse and Ernest Jasmin invented La Ti Han Zi Theory by taking ancient Chinese pronunciation as symbolize basic, then did the convert of dialect rules. If we just look at contents of *Wu Yin La Ti Zi Dian*, it's hard to clarify the principle of La Ti Han Zi Theory. We can learn more about this theory by taking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and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as reference. The Wu dialect record in *Wu Yin La Ti Zi Dian* belongs to Shanghai phonetic system. Compare with Henri Lamasse and Ernest Jasmin's theory, the author of *Wu Yin La Ti Zi Dian* could be more familiar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Shanghai phonetic. This also present

* Received: October 29, 2024; Sent out for revision: February 05 ,2025; Accepted: February 10 ,2025.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relevant achievements of every dialect record after the invention of La Ti Han Zi Theory.

Keywords: *Wu Yin La Ti Zi Dian*, La Ti Han Zi Theory, R.I. Theory, 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Modern Shanghai Phonetics.

一、前言

近代吳語研究，實有賴於傳教士的方言記錄文獻，其間緣由，游汝杰認為在鴉片戰爭後，吳語區域對外貿易逐漸開放，西方傳教士亦隨之進入，為了傳教時語言無礙的交流，相關吳方言記錄著作應運而生。¹筆者近年以近代吳語作為研究主題，時常依據西方傳教士的方音調查結果，諸類語料多以羅馬字母作為記音符號。關於羅馬字母拼音漢語方言，有其學術發展脈絡，在其記音文獻中，蘊藏著對於漢語方音記錄的觀點。民國早期出版的《吳音辣體字典》，是以羅馬字母進行吳音記錄拼讀的文獻，此本文獻透露出方言羅馬拼音的脈絡傳承，以及時代方音的特徵性。

《吳音辣體字典》發行於 1940 年上海土山灣印書館，不著撰人，該文獻至今可謂稀見，目前臺灣國家圖書館及中國國家圖書館有其館藏，二館藏處版本內容一致。臺灣國家圖書館館藏者，原為「臺北利氏學社」藏書。²根據中國國家圖書館對於該書的敘述，「天主教會

¹ 游汝杰言：「鴉片戰爭之後，吳語區的上海、寧波、溫州相繼開埠，許多西方基督教傳教士來到吳語地區傳教，為傳教方便，他們往往學習當地方言，並且將《聖經》用漢字或教會羅馬字翻譯成吳語：蘇州土白、上海土白、寧波土白、杭州土白、金華土白、台州土白、溫州土白……差不多同時還編寫、出版大量記錄吳方言的著作，包括語音學論著、辭典類著作、課本類著作和語法書四大類。」見游汝杰：《吳語方言學》（上海：上海教育，2018年），頁 331-332。

² 「臺北利氏學社」於 1966 年由甘易逢神父(Yves Raguin)、雷煥章神父(Jean Lefevre)等人所創立，該單位曾出版《利氏漢法辭典》。目前「臺北利氏學社」部分藏書，捐贈或寄存於臺灣國家圖書館館。關於「臺北利氏學社」，參見：

出版物，用拉丁字母標註吳音的字典，包括辣體漢字導言，和吳音辣體字典兩部分。」³該文獻以「辣體」為名，即使用羅馬拼音進行吳語音讀的呈現，與宗教因素有著密切關係。書中「辣體漢字導言」、「吳音辣體字典」二部分，分別闡述「辣體漢字」理論的內容，並以此理論進行相關方音記錄的整理。本文希冀進一步探索「辣體漢字」理論的內容，並對於該理論的影響及應用，有著更為全面的掌握。

二、「辣體漢字」理論的建構背景

「辣體漢字」中的「辣體」一詞，屬「拉丁」字母的音譯，拉丁字母今又稱羅馬字母。根據謝雲飛、楊斐君的研究，該字母的形成可溯至腓尼基文化，因戰爭、傳教、殖民等因素，深刻影響人類文化史的發展。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所著的《西字奇跡》，可謂中國第一份羅馬字母的「漢語拼音方案」。⁴除「拉丁」、「辣體」等音譯詞彙外，亦有以「辣丁」一語稱之者，如 1937 年西什庫遣使會印字館出版的《中華辣丁合璧字典》，即是提供漢語使用者學習拉丁文的工具書籍。

<https://www.tec.org.tw/%E5%89%AF%E6%9C%AC-%E5%8F%B0%E5%8C%97%E4%BE%9D%E7%B4%8D%E7%88%B5%E9%9D%88%E4%BF%AE%E4%B8%AD%E5%BF%83>；瀏覽日期：2024 年 9 月 29 日。

³ 「中國國家圖書館」，參見：<http://www.nlc.cn/>；瀏覽日期：2024 年 9 月 29 日。筆者案：瀏覽其電子資料庫影像，需先註冊會員，並以「吳音辣體字典」作為關鍵字進行搜尋。

⁴ 謝雲飛、楊斐君：〈漢語羅馬拼音史實之沿革〉，《銘傳大學 2007 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文學的傳承與創新論文集》，會議時間：2008 年 3 月 23 日（臺北：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所），2008 年），頁 22-51。

⁵《吳音辣體字典》中的「辣體漢字」，是以拉丁字母為基礎所發展的語言理論。

《吳音辣體字典》的發行處為土山灣印書館，屬天主教出版機構。通觀全書主要分為「辣體漢字導言」、「吳音辣體字典」二部分。⁶在「辣體漢字導言」中分為十節，分別為「羅瑪字注音的三階段」⁷、「絕對注音式的失敗」、「辣體漢字是什麼」、「辣體漢字的實施方案」、「辣體字形」、「辣體漢字的使命」、「現代吳音和辣體古音」、「一篇對照文字」、「辣體吳音圖表」、「參考和介紹」，各節對於「辣體漢字」理論有著相關介紹。「吳音辣體字典」則是藉此理論，以羅馬字母進行方言拼讀的漢字字典，如「Bex」為「白」、「帛」、「鉞」等字的方言音讀。藉由《吳音辣體字典》的敘述，對於「辣體漢字」理論的構建背景能有著一定的了解。

根據《吳音辣體字典》的中文題名，該字典的方言記錄是為吳音，該文獻雖以羅馬拼音進行標註，但與前人記音著作有著理論上的差異。在「羅瑪字注音的三階段」中，其言「藉用羅瑪字來注出中國語音字音的潮流，從十七世紀以來，似乎可以畫出三個階段」。一為「各地方言的個別貢獻時期」，《吳音辣體字典》以利瑪竇《西字奇跡》、金尼閣《西儒耳目資》為代表，並認為從19世紀後半時期開始，以羅馬字母進行記音拼讀的情況，不勝枚舉、十分繁雜。二為「標準注

⁵ Joach. Alph. Gonsalves：《中華辣丁合璧字典》（北平：西什庫遣使會印字，1937年）。

⁶ 為如實呈現《吳音辣體字典》之頁數標示內容，以利於讀者檢索，本文中有關「辣體漢字導言」之頁碼標示為羅馬數字；「吳音辣體字典」部分之頁碼，則如原典標示為阿拉伯數字。

⁷ 《吳音辣體字典》中對於羅馬字母，以「羅瑪」一詞表示。

音時期」，以「威妥瑪式拼音」最為重要，書中另有提及「郵政式」、「晁德蒞式」、「國語羅馬字」、「拉丁化」的影響。⁸

《吳音辣體字典》試圖劃分羅馬拼音漢語方言的階段。在「各地方言的個別貢獻時期」中，由於《西字奇跡》、《西儒耳目資》具首創地位，啟發後世羅馬拼音漢語方言的發展，故稱此二書「實為首創，繼起的各地各種的羅馬字注音法式，真有雨後春筍的現象」。⁹「標準注音時期」所舉的拼音方案，則從影響角度進行述說，因此稱「威妥瑪式要算最有權威的了」，¹⁰另外「郵政式」、「晁德蒞式」、「國語羅馬字」、「拉丁化」等拼音式，在該時期中則具有一定影響性，故亦列入其中。「郵政式」用於郵政與電報事務中的中國地名音譯；¹¹「晁德蒞式」在《中國文學教程》中進行中國經典、文學篇章的羅馬音註；¹²

⁸ 《吳音辣體字典·辣體漢字導言》（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1940 年上海版本），頁 I。

⁹ 《吳音辣體字典·辣體漢字導言》，頁 I。

¹⁰ 《吳音辣體字典·辣體漢字導言》，頁 I。

¹¹ 關於「郵政式」，白鴿曾對此說明：「西方人制定的漢語譯音方案中，還有一個與『威妥瑪式拼法』相近的拼法，被稱為『郵政式』的方案。中國清光緒年間開始辦理電報和郵政業務，但是英國人都掌握著實權，他們用英文裡的中國地名譯音作為電報和郵政業務的書寫標準——『郵政式』。這些郵電地名一般都是官話拼音，但個別方言拼音例外。」見白鴿：《西方來華傳教士對中國語言文字變革運動影響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博士論文，2013 年），頁 52。另感謝匿名審查師長提供材料，相關之論述亦可參看白鴿：《近代中國語言文字變革運動的先聲》（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 年）。

¹² 晁德蒞（Angelo Zottoli）為義大利傳教士，其編寫《中國文學教程》，收錄各中國經典、文學篇章，並以羅馬拼音進行音註。《吳音辣體字典》言「『晁德蒞式』也有著相當勢力於《中國研究學術叢書》一系。」所謂《中國研究

「國語羅馬字」是於 1928 年國民政府大學院所公布；「拉丁化」係指「中國拉丁化字母」，由瞿秋白等人推動，其間並表達對於「國語羅馬字」方案的反對。¹³《吳音辣體字典》於「羅馬字注音的三階段」中末段自言，本書雖以羅馬字母進行拼讀，卻不屬於上述二階段，乃是 1934 年「辣體漢字制定以後」階段的成果。

在「絕對注音式的失敗」一節，該書對於「各地方言的個別貢獻時期」、「標準注音時期」階段中，羅馬拼音的不足處提出質疑。認為中國文字的同音字狀況，羅馬拼音無法區分，以此拼出的語音，存在方音地域的侷限，且諸類羅馬拼音僅是方言語音的呈現，無法提升至文字系統的地位。¹⁴《吳音辣體字典》雖以羅馬拼音呈現音讀，但內涵卻為不同，已屬第三階段「辣體漢字」的實際成果。所謂「辣體漢

學術叢書》，透過從其後註外文「Variétés sinologiques」一語可知，係指法國傳教士雷鳴夏（Henri Havret）所編撰的《漢學叢書》，該叢書將《中國文學教程》收錄於其中。見《吳音辣體字典·辣體漢字導言》，頁 I。關於晁德蒞於《中國文學教程》的羅馬字母音註，葛松曾進行研究，認為其音系不是純粹的南京官話音，亦不是純粹的北京官話音。見葛松：〈晁德蒞及其漢語語音系統初探〉，《亞洲與世界》第 3 輯（2020 年 9 月），頁 261-375。

¹³ 「中國拉丁化字母」的產生，原受到蘇聯「化除文盲協會」拼音改革的影響，倪海曙《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在「拉丁化中國字運動」一章中有著詳細介紹。見倪海曙：《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1948 年），頁 114-173。

¹⁴ 「絕對注音式的失敗」一節其言：「一、中國文字，音同字不同的太多了，絕對注音式弄得我們看了不能明白。二、絕對注音式，即使準確到十二分地步，究竟只是一地一方的語音；不能普遍到全中國去。三、絕對注音家的初衷，原不過便利西人或平民，去認識書寫中國某地的方言而已，原沒有當作一種文字，以與原有文字—方塊頭字相—抗衡的企圖。」見《吳音辣體字典·辣體漢字導言》，頁 III。

字」，「辣體漢字是什麼」一節言「辣體漢字，簡單的說來，就是用 ABCD 寫出《廣韻》的反切，成為一種新體文字」。¹⁵

在「辣體漢字是什麼」一節，可發現《吳音辣體字典》記音的特殊處，「辣體漢字」以《廣韻》的音讀作為音註對象，並引述王力《中國音韻學》的內容「中國現存的韻書，以《廣韻》為最古，所以我們研究古音，應從《廣韻》向上推求；研究今音，應從《廣韻》向下推求」，¹⁶「辣體漢字」理論認為今音的現象，是由《廣韻》的反切演變而來，具有規律性質，「方音是沒有突變的，方音演變的陳跡，深深有著有條不紊的線索，提供了我們研究材料」。¹⁷在此觀念下，結合高本漢（Karlgren）《中國音韻學研究》的成果，傳教士 Henri Lamasse、Ernest Jasmin 二人發明了「辣體漢字」的系統：

從一九一五到一九二六，瑞典學者高本漢先生著成了他的《中國音韻學研究》一書（Bernhard Karlgren,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oise*, 4 vols.），把《廣韻》的反切音值（聲母韻母等），一一假定出來，大致為學者們所承認了。

法蘭西梁神父和加拿大閔神父（PP. Henri Lamasse et Ernest Jasmin）又加上了一番研究，和一番實驗（*Dossier de la Commission Synodale 1931-1932*），而製定一種辣體漢字（*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édition definitive, 1934*）。¹⁸

¹⁵ 《吳音辣體字典·辣體漢字導言》，頁 III。

¹⁶ 《吳音辣體字典·辣體漢字導言》，頁 III。

¹⁷ 《吳音辣體字典·辣體漢字導言》，頁 IV。

¹⁸ 《吳音辣體字典·辣體漢字導言》，頁 IV。

由此可知「辣體漢字」學說是由 Henri Lamasse、Ernest Jasmin 所發明，雖同樣以羅馬字母進行語音拼讀，但其觀念已有根本不同。其所標示的對象是《廣韻》的反切，結合高本漢研究成果以及語音演變的觀念，試圖突破過往羅馬拼音的侷限，欲取代漢字的文字地位。因此在「辣體漢字的使命」中，《吳音辣體字典》認為「辣體漢字」的字音，是「第六世紀的古音」的呈現，並且為現代方音的發展基礎。¹⁹若以此為基，搭配各方言的演變規律，可呈現現代方言音讀的結果，足以避免方音地域的記錄侷限。²⁰

在「參考和介紹」中，《吳音辣體字典》羅列關於該文獻的參考資料目錄。有些文獻如《國音辣體字典》、《北方官音音綴表》等書，目前尚未尋獲。但該節另引的《羅馬字母綴法字典》，至今仍留存於世可供查考。《羅馬字母綴法字典》出版於 1934 年，亦是「辣體漢字」理論下的產物，其言「羅馬字母綴法不是別的，就是把《唐韻》或《廣韻》的反切變作羅馬字母」。²¹該書是藉此理論呈現官話讀法，在標音及說明上，增有國音字母的連繫，與《吳音辣體字典》說明體

¹⁹ 《吳音辣體字典》其言：「辣體漢字大廈，既然建築於第六世紀古音的磐石之上，（第六世紀備古音，是一切現代方言的母親），不怕有某種方音或某種方音的支裔，在辣體綴法裡找不出他們的線索和由來。」見《吳音辣體字典·辣體漢字導言》，頁 X。

²⁰ 「辣體漢字的使命」一節其言：「現代各地方音，既然是第六世紀古音的女兒，既然在辣體綴法裡找到了自己轉變的線索和由來，就是找到了若干規條來讀自己的方音，他們一方面，儘可把辣體字按照自己的方音規條讀去，另一方面，卻能把辣體字按照標準國音規條，或者別的方音規條讀去。」見《吳音辣體字典·辣體漢字導言》，頁 X。

²¹ 該文出於《羅馬字母綴法字典·序》。參見不著撰人：《羅馬字母綴法字典》（北京：北平關東店胡同甲一號教育聯合會，1934年），未附頁數。

例稍異，以聲母中的「牙音」說明為例：²²

表 1

牙 音	陰	t	th	c	ch	s	
	陽	d	dh	j	jh	z	zh
	讀	ㄊ	ㄊ	ㄐ	ㄑ	ㄙ	ㄗ、ㄗ
在 i 字母前，zh 讀ㄗ							

「參考和介紹」中，另列有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王力《中國音韻學》、周辨明(Chiu Bien-ming)、*Progress in Romanization: Quoyu Romatzy*²³等人研究。筆者另發現在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藏有以「辣體漢字」型式的傳教作品——《Ryatsimc: 熱心》，該書與《吳音辣體字典》相仿，皆出版於 1940 年代的上海地區，根據中國國家圖書館提供的目錄訊息，該書計有 102 頁，並附註「Latthiaeh Xhansjis (辣體漢字)」，說明其標音型式。此類文獻應是以「辣體漢字」理論進行的傳教文獻，屬理論應用的層面。可見「辣體漢字」理論的產生背景，仍是與傳教目的有關。在《吳音辣體字典》封底處，列有「發行人 羅文豪司鐸」字句，²⁴「司鐸」為對天主教神父的品位職稱，因此《吳音辣體字典》的發行亦與宣教相關。

²² 不著撰人：《羅馬字母綴法字典》，頁 1。

²³ 周辨明以英文書寫此文，內容為探討國語羅馬字的發展與個別方案差異。1939 年廈門大學出版《Q.R.國語羅馬字新讀本》，收有其相關中文內容，或可參看。關於周辨明相關資料的考索，啟發於匿名審查師長的建議，特此感謝。

²⁴ 關於《吳音辣體字典》封底處發行人資訊，由匿名審查師長發現及提供。筆者不敢掠美，特此申謝。

三、「辣體漢字」理論的創發淵源及後世評價

若單就《吳音辣體字典》，較難全面掌握「辣體漢字」理論的創發淵源，《吳音辣體字典》雖不著撰人，但書中曾介紹「辣體漢字」理論是由法國神父 Henri Lamasse、加拿大神父 Ernest Jasmin 所發明。關於 Henri Lamasse、Ernest Jasmin 的生平，David Prager Branner 曾進行探究，但所獲甚稀。根據 David Prager Branner 敘述，Henri Lamasse 較 Ernest Jasmin 年長，並於 1952 年在香港逝世。²⁵ Henri Lamasse 為 1922 年法國儒蓮獎的得主，得獎著作為 *Sin kouo wen, ou, Nouveau manuel de langue chinoise ecrite*，中文譯名為《新國文》。關於儒蓮獎，姚鵬曾解釋該獎與漢學研究的密切關係：

儒蓮去世前一年，1872 年法蘭西銘文與美文學院決定設立「儒蓮獎」，有人頗為雅致地譯為「儒林漢學特賞」。儒蓮獎是年度獎，1875 年首頒，其中有的年度無人獲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暫停評選六年，戰後至今仍在評發。儒蓮獎是漢學獎，此「漢學」是廣義的漢學，包括中國、東亞、印度支那、蒙古等漢文化圈。²⁶

²⁵ 根據 David Prager Branner 原文：「I have litt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lives of these two men. Lamasse was French, and his New York Times obituary describes him as a trained architect who lived in China between 1894 and 1947. He died in Hong Kong in 1952, aged 83. Jasmin was Quebecois, and exadently younger. They were also known as Lyaqe and Myunh, from the R.I. forms of their Chinese names 梁 and 閔。」見 David Prager Branner: *The Chinese Rime Tables: Linguis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comparative Phonology*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223。

²⁶ 姚鵬：《漢學家與儒蓮獎·上卷》（北京：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2022 年），

考察歷年儒蓮獎獲獎者，漢學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高本漢、馬伯樂（Henri Maspero）等人，以及研究單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都曾獲得儒蓮獎的肯定。相較其他獲獎者，目前對於 Henri Lamasse 的學術內容與貢獻，學界所知有限。至於得獎著作《新國文》一書，曾幾經再版，臺灣國家圖書館收有 1922 年初版，該書亦原為「臺北利氏學社」藏書。該書的著作目的，為讓使用法語的學生，特別是傳教士身分者，用之以研究漢語，²⁷並以羅馬拼音呈現 6 種不同的漢語方音型式。《新國文》著作於 1922 年，當時 Henri Lamasse 尚未建構「辣體漢字」理論，但對於漢語方言的語音差異，採用不同型式的羅馬拼音，方言依據皆有所本，姚鵬曾對此進行介紹：

《新國文》是梁亨利編寫的漢語教科書，從這點來說，與古恒的《漢語口語：北方官話語法》差不多。全書分為八卷，五十課，每個漢字用法文釋義，分別注六種方音：1. 經典（classique），根據華克誠《法漢字匯簡編》（*Petit 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2. 西式（Ouest），根據方若瑟《法漢小字典》（*Petit 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3. 北京（Pekin），根據滿州納匝肋；4. 直隸（Tcheli），根據戴遂良的《漢語口語入門——河間府方言》；5. 廣東（Cantan），根據歐磐石的《法粵

頁 14。

²⁷ 該書原文其言：「Ce livre a été écrit dans le but de faciliter aux étudiants de langue française, et plus spécialement aux missionnaires, l'étude de la "Langue chinoise écrite"」見 Lamasse, H: *Sin kouo wen, du, Nouveau manuel de langue chinoise écrite* Li Ming Cultural Enterprise, Taipei, 1984, p.1。

字典》(*Dictionnaire Français-Cantonais*); 6. 上海(Changhai), 根據孔明道的《上海法華字匯》(*Petit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第三種所謂滿州納匝肋發音就是梁亨利自己的注音方案。²⁸

在《新國文》在方言註記上, Henri Lamasse 尚未建構「辣體漢字」理論。在《新國文》中, Henri Lamasse 重視漢語規則的理解, 但偏於漢語語法型式的探究。Henri Lamasse 著作《新國文》之際, 對於各漢語方言記錄仍處於依循前人及比較階段。

筆者另發現, 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有 1934 年出版 Henri Lamasse、Ernest Jasmin 合著的法文著作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é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亦原屬「臺北利氏學社」藏書, 其題名即指「跨方言羅馬化: 自然實用的漢語拼音書寫」, 內容為「辣體漢字」理論的說明。書中簡稱此理論為 R.I., 該書內容與《吳音辣體字典》有著相呼應處。如前述「法蘭西梁神父和加拿大閩神父又加上了一番研究, 和一番實驗」句後, 有法文「Dossier de la Commission Synodale 1931-1932」的註記說明, 意指最初內容來自 1931 至 1932 年的教會文件。在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é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亦言 R.I. 學說誕生北京的文件檔案中, 距今時間將近要滿三年。《吳音辣體字典》對於「辣體漢字」, 於題名後以法文註記「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édition définitive, 1934」, 意指跨方言羅馬化理論的最終內容完成於 1934 年, 與該文獻所著作的內容與出版年代相符, 足可見二書關係的密切。

²⁸ 姚鵬:《漢學家與儒蓮獎·下卷》, 頁 543-544。

通觀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一書，其理論與執行方式，除與《吳音辣體字典》相呼應，亦與《新國文》有著連繫關係，Henri Lamasse 於該書中說明，表示在《新國文》著作時，他面對不同的漢語方言注音型式，已開始注意方音間的關係。²⁹並且思考諸類漢語方言是否具有共同的基礎來源，此時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中歷史語音系統建構的理論，對他有著深刻的影響。³⁰Henri Lamasse 認為高本漢的

²⁹ 其原文言：「Je n'envisageais donc la possibilité de reconstituer celle-ci que par mes propres moyens, c'est-à-dire par des comparaisons instituées entre les phonétiques des caractères d'une part, et, d'autre part, leur prononciation actuelle dans les différents dialectes. C'est sur cette base, c'est-à-dire en m'appuyant sur les romanisations diverses contenues dans ma traduction du "sin koue wen" alors en cours de publication.」見 Henri Lamasse, Ernest Jasmin: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p11。

³⁰ 其原文言：「Si l'on pouvait en faire autant pour le chinois, la solution de l'écriture alphabétique de cette langue serait trouvée. Mais si la langue mère du français est bien connue, où trouver en Chine cette langue ancienne d'où est dérivée la prononciation des dialectes actuels et sur laquelle s'appuierait cette orthographe? Lorsque je conçus la première idée de cette écriture, je n'avais aucune connaissance des magnifiques travaux phonétiques de M. Bernhard Karlgren (actuellement, si je ne me trompe, professeur de langue chinoise à l'Université de Göteborg, Suède) travaux qui ont permis à cet éminent sinologue, au prix d'un labeur de dix-huit années, de donner une reconstitution presque complète et d'une valeur scientifique incontestable, de la prononciation ancienne du chinois.」見 Henri Lamasse, Ernest Jasmin: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Commissio Synodalis in Sinis, 1934, p10-11。

學說，讓他的設想得到證實，並有著科學上的依據。³¹ Henri Lamasse 於書中強調各漢語方言在第 6 世紀的漢語語音基礎上進行發音演化，因此可以此為源頭進行追溯。³² 他認為 R.I.理論是在第 6世紀的漢語語音基礎建構而成，與漢語方言的關係，如同拉丁語詞源與法語一般，漢語語音是由古代韻書中的切語所記錄而成的。³³在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中對於書面語、北方官話、粵語、客家話、上海、日本等語言，依據

³¹ 其原文言：「lorsque j'eus l'heureuse inspiration de me procurer les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Paris, Geutner) de M. Karlgren. Quelle ne fut pas ma surprise d'y trouver, reposant sur un appareil scientifique sans précédent et de valeur indiscutable, la confirmation de conjectures (d'ailleurs admises aujourd'hui par tout le monde)」見 Henri Lamasse, Ernest Jasmin: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p.11。

³² 其原文言：「Dire que depuis le VI^e siècle après J.C. les dialectes chinois ont tous évoluè strictement selon ce "Postulatum", c'est-à-dire qu'il est possible d'établir pour chacun d'eux des lois strictes permettant de suivre l'évolution de la prononciation de chacun de ces mots en remontant jusqu'à la source, datant de cette époque, qui lui est commune avec celle des autres dialects.」見 Henri Lamasse, Ernest Jasmin: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p.12-13。

³³ 其原文言：「La R.I. est basée sur la langue parlée en Chine au VI^e siècle de notre ère, à-peu-près comme l'orthographe du français est basée sur l'étymologie latine. Nous connaissons la langue chinoise du VI^e siècle par un ancien dictionnaire portant des épellations appelées ts'ie 切. Deux caractères sont employés pour épeler un mot.」見 Henri Lamas, Ernest Jasmin: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p.17

演化規則進行說明，書中以概要圖表方式，呈現各方言轉換的音值結果。Henri Lamasse 並表示若大眾需要其他漢語方言的演化規則，請將相關方言拼音字典寄給他，他會再進行發布。³⁴從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的說明中可見，所謂的 R.I. 就是《吳音辣體字典》的「辣體漢字」理論，透過此份文獻資料，對於該理論的內涵有著更進一步的理解。

現今研究對於「辣體漢字」理論的論述，大都以簡介方式進行，或未附有創制者的姓名。³⁵在前人說明中，甚至對於「辣體漢字」的

³⁴ 其原文言：「Je donnerai d'abord en synoptique les principes de lecture pour les dialectes suivants: Mandarin classique (Debesse); Mandarin du nord (Wieger); Cantonais (Aubazac); Hakka (McIver, dont je modifierai la phonétisation pour la mettre à la française et permettre la comparaison avec les autres dialectes); Shanghai (de Lapparent). J'ajouterai un tableau pour le Japonais, spécialement à l'usage de ceux qui, connaissant déjà le Chinois et la R.L. veulent étudier cette langue, m'envoyer un dictionnaire phonétisé du dialecte désiré, et je publierai avec catholique, Szepingkal, Mandchourie. 奉天四平街 天主堂. On est prié de plaisir le tableau demande. (Pour cela, s'adresser à Ernest Jasmin, Mission n'écrire qu'en latin, français, anglais ou chinois, car je ne connais, que ces langues).」見 Henri Lamasse, Ernest Jasmin: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p.31-32。

³⁵ 如李梵言：「1931 至 1932 年，法國和加拿大的兩位天主教傳教士合作制定了『辣體漢字』方案。這是根據漢字古代讀音《廣韻》設計的拉丁字母漢語注音方案。它試圖利用古代漢語的聲韻比現代漢語多得多的條件，使一個方案在不改變字母的情況下可以讀各地方言的方音。」見李梵：《漢字的故事》（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 年），頁 183。《中國語言文字學大辭典》言：「根據漢字古代讀音（廣韻）設計的方言際的拉丁字母漢字拚寫法，因為他

理論帶有著模糊及誤解處，如David Prager Branner *The Chinese Rime Tables: Linguis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comparative Phonology* 一書，對於《新國文》、*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的關係有所混淆，David Prager Branner 簡述 Henri Lamasse、Ernest Jasmin 二人的 R.I.理論後，將《新國文》定位於該理論後的著作，並認為的 R.I.理論在《新國文》中可見，「The 1941 edition of Lamasse's Sin Kouo Wen textbook introduced R.I. for every word

的字形區別和方言際的拼音完全以漢字作為依據，又採取拉丁字母拼音，所以稱『辣（拉）體漢字』。1931 至 1932 年間，東北四平天主教傳教士 Henri Lamasse 和加拿大人 Ernest Jasmin 合作草擬，在《北京教會叢刊》發表。主要特點是（1）同音漢字大多有不同的拼音法，如〔i〕同音拼法有 hcy 噫醫，hyec 依衣等等，企圖以此解決拼音文字中的同音問題。（2）通過附加音讀規則，可以讀各地方音，好像同一個漢字可以用各方音念，不必改變形體一樣。辣體漢字方案制定後，曾在東北四平街天主堂、上海土山灣印書館、香港 Nazareth 印書局出版過十多種課本、讀物、概論等書。由於其拼寫法和讀音規則異常複雜，缺少實用價值，所以推行時間和範圍都有限。」見唐作藩主編：《中國語言文字學大辭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7 年），頁 364。敬璐露言：「在方言教會羅馬字的活動慢慢停止以後，有 2 個天主教傳教士在 1931-1932 年提出 一種『辣體漢字』的設計。這是根據漢字古代讀音《廣韻》設計的拉丁字母拼寫法。它可以像漢字一樣，在北京讀北京音，在各地讀各地的方音，企圖解決方言分歧問題。設想很周到，可是拼寫法和讀音法非常複雜，缺少實用價值。事實上，這種類似的企圖涵蓋所有方言音系系統的方案設計自身是沒有系統的，自然也不可能推行。辣體漢字的嘗試證明，現代漢語拼音文字不能走漢字化的道路。」見敬璐露：《周有光中文拼音原則理論的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論文，2017 年），頁 20。

appearing in each lesson.」³⁶

其實在「辣體漢字」理論創發後，當時學者對於該理論或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一書有著一定的關注。語言學家趙元任曾多次對「辣體漢字」理論進行評述及比較，趙元任 1941 年 *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 一文中，提及 Henri Lamasse、Ernest Jasmin 於 1934 年創制該理論「P. P. Henri LAMASSE et Ernest JASMIN,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pub. by the Commissio Synodalis in Sinis, 1934.」³⁷ 1973 年趙元任另發表〈談談漢語這個符號系統〉一文，再次提到了此項理論，並給予介紹及評價，認為是一種「非常有意思的方案」。³⁸ 在趙元任的《通字方案》中，亦比較說明該方案與「辣體漢字」理論的差異。³⁹ 1948 年倪海曙《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以學術

³⁶ David Prager Branner: *The Chinese Rime Tables: Linguis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comparative Phonology*, p.224。

³⁷ Yuen Ren Chao: *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Jan., 1941, Vol. 5, No. 3/4, p.209。

³⁸ 趙元任其言：「拉馬斯（Lamasse）和賈士敏（Jasmin）的跨方言羅馬字是非常有意思的方案。他們採用高本漢中古漢語的擬音，把音標轉寫成通常的羅馬字母。用一兩頁篇幅（當然印得很密）說明每種方言的發音規則，這種羅馬化的文章就能用任何一大種方言念出來。」見趙元任：〈談談漢語這個符號系統〉，錄於《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拓和發展——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100。

³⁹ 趙元任其言：「Lamasse 神父和 Jasmin 神父因為覺得用羅馬字母拼了官話不宜於拼文言或各處的方音，所以根據高本漢構擬的中國古音系統造了一套方音羅馬字，這樣加入了一些從現代方言看沒法子分的分別。現在擬出的通字羅馬字（GCR）用不著超出現代幾種主要方言裡已經有的那些語音區別以外，

史觀敘述漢語拼音歷史的發展，該書在「天主教會的羅馬字運動」一節中，曾介紹「辣體漢字」理論，雖然論述有限，但有說明該理論制定後的出版情況，從中可知《吳音辣體字典》為「辣體漢字」理論下的產物。⁴⁰

1936年王力在《清華學報》對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進行書評，從學術史角度觀察，王力此文可謂目前對於該書最為詳盡的介紹。王力於該文除解釋該書中理論外，並評價其中得失，王力認為該學說會因複雜的語音演變規則，及一般人士不清楚中古聲韻，而無法廣泛推廣：

第一，R.I.是不是容易讀得懂的？……附帶條件已經夠麻煩了，還有若干不規則的讀音須待硬記，因此，一般民衆看到了R.I.一定很難唸出它們的音來。著者以為每一區域的人看見了R.I.之後，非但能懂每字的意義，而且能認識每字的讀音，這只是一種理想而已。

從拼法已經看得出解釋了。方音羅馬字的口號是『一個字一個拼法』。通用羅馬字的口號是『一個（單音）詞一個拼法』，或是嚴格一點說是『一個語素一個拼法』。」見趙元任：《通字方案》（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7。

⁴⁰ 倪海曙其言：「『辣體漢字』的方案制定後，曾得到河北獻縣修道院院長 Jomin 和內蒙古天主教傳教事業的主持人 Rutten 等的贊助，而且在東北四平街天主堂、上海土山灣印書館以及香港 Nazareth 印書局出版十多種課本、讀物、概論等書。」見倪海曙：《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1948年），頁27。前文所述《中國語言文字學大辭典》對於「辣體漢字」介紹，或參考自倪海曙《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

第二，R.I.是不是容易寫得對的？先說，不容易讀得懂，也就不容易寫得對。進一步說，寫比讀更難。若要依 R.I.的規矩把一個字寫得不錯，須先知道它在《廣韻》屬於何紐，何等，何韻，何聲。R.I.所以能引起我們一班音韻學者絕大興趣者，就是這個緣故；但 R.I.所以不會博得一般人的同情者，也是這個緣故。R.I.是音韻學者的拿手好戲，同時也就是一般人的「畏途」。⁴¹

雖然王力在文中並不認為 R.I.理論能為大眾接受，但仍肯定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具有音韻學上的語料價值。⁴²

「辣體漢字」理論創發於 20 世紀 30 年代，當時學者趙元任、王力、倪海曙分別以不同視角對於該理論或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一書進行分析，可見該學說在 20 世紀前期，產生一定的分析與討論。但如王力所言，該理論難以推廣，因此對於後世的學術影響著實有限。

⁴¹ 王力：〈書評：Lamasse et Jasmin,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清華學報》（1936 年第 11 卷第 4 期），頁 1176-1178。

⁴² 王力其言：「然而我同時承認這是一部很值得看的書；尤其是第二篇所載的北方話，客家話，廣州，上海，日本的 R.I.讀音一覽表，可當做此五種語言的古今音對照表看，是中國音韻學上一種有價值的參考資料。」見王力：〈書評：Lamasse et Jasmin,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頁 1179-1180。

四、「辣體漢字」理論下的標音方式

《吳音辣體字典》是在「辣體漢字」的觀念下所產生的音韻著作，在「辣體漢字的實施方案」一節中，《吳音辣體字典》對於中古漢語的音理結構，分別以「起音字母」、「中音字母」、「落音字母」、「四聲字母」，稱呼中古音韻結構，並進行羅馬字母的標音，如下表所示⁴³：

表 2、起音字母

甲、咽喉音類	
清音	K (見) .Kh (溪) .Xh (曉) .H (影) .
濁音	G,Gh (羣) .X (匣) .Q (疑) .O (喻) .
乙、舌尖音類	
清音	T (端) .Th (透) .C (精) .Ch (清) .S (心)
濁音	D,Dh (定) .J,Jh. (從) Z,Zh (邪) .
丙、卷舌音類	
清音	Ty Thy Cy Chy Sy (知) . (徹) . (照) . (穿) . (審) . Te The Ce Che Se
濁音	Dy,Dhy Jy,Jhy (澄) . (牀) . Zy,Zhy (禪) .Ry (日) . De,Dhe Je,Jhe

⁴³ 下列諸表出於《吳音辣體字典·辣體漢字導言》，頁 VI-VIII。

丁、舌腭音類	
濁音	L (來) .N (泥) .
戊、重唇音類	
清音	P (幫) .Ph (滂)
濁音	B,Bh (並) .M (明)
己、輕唇音類	
清音	F (幫) .Fh (滂)
濁音	V,Vh (並) .W (明)

表 3、中音字母 (或稱等呼字母)

一等呼開口		二等呼齊齒		三等呼合口		四等呼撮口	
1	2	3	4	5	6	7	8
O	e	y	i	u	eu	yu	iu

表 4、落音字母

含 a 韻部	a an am aq ag ao ae (果)(山)(咸)(宕)(江)(效)(蟹)
無 a 韻部	O n m q g o e (遇之)臻 深 (曾通)(梗)流(止)

表 5、四聲字母

c (平) . h (上) . S (去) . k,q,t,x (入) .
--

在「起音字母」、「中音字母」、「落音字母」、「四聲字母」的羅馬字母的組合下，《吳音辣體字典》希冀形成與漢字相抗衡的「辣體字形」，其組合方式有六種，以下表示之：

表 6、組合方式

辣體字形組合方式	例字
起音+介音+落音+四聲	Keuanc 關
○○介音+落音+四聲	Inh 引
起音○+○落音+四聲	Khans 看
起音+介音+○+○四聲	Syk 識
起音○○+○○四聲	Mk 墨
○○介音○+○四聲	Yuh 羽

「辣體漢字的實施方案」曾言「起音字母」、「中音字母」、「落音字母」、「四聲字母」與中古聲韻結構的關係：

舉出一個字來，代表一類的聲，古人叫做聲類，等於現在的起音字母。舉出一個字來，代表一類的韻，古人叫做韻部，等於現在的中音字母加落音字母加四聲字母。⁴⁴

在「起音字母」中，中古字母各有羅馬拼音的配合。「中音字母」、「落音字母」、「四聲字母」代表中古韻部結構，各羅馬拼音最末處標示「四聲字母」，屬聲調的呈現。「落音字母」是以韻攝進行羅馬拼音的相配，因此同韻攝中各韻的差異，則由「中音字母」區分，以「○○介音+

⁴⁴ 《吳音辣體字典·辣體漢字導言》，頁 IV-V。

落音+四聲」型式作為舉例，在《吳音辣體字典》中「尹」、「引」二字的「辣體漢字」標音，分別為「ynh」、「inh」，由於二字於中古皆屬臻攝上聲字，故拼音末二字為「nh」，該字屬喻母，故為零聲母。「中音字母」何以有「y」、「i」的差異？由於「尹」屬三等合口準韻、「引」屬三等開口軫韻，故有其區別。

《吳音辣體字典》說明以「辣體漢字」的標音方式後，在「現代吳音與辣體古音」一節中，分別在起音、中音、落音、四聲中，說明「辣體漢字」與近代吳音的演變關係，「一篇對照文字」錄有文章〈船〉(Jhyuanc)，做為標音舉例。在「辣體漢字導言」中，附有「辣體吳音圖表」，在前述的演變規律下，以圖表呈現諸類「辣體漢字」與吳音音值的對應，中間以「::」進行區隔，如起音中「D,Dh::d」、「Ry::gn」等。圖表計有〈第一表 起音音值表〉、〈第二表 平上去三聲借音落音合併音值表〉、〈第三表 平上去(入)四聲介音和含 a 落音合併音值表〉、〈第四表 平上去(入)四聲介音和缺 ae 落音合併音值表〉等。在「辣體漢字導言」說明後，文獻中「吳音辣體字典」部分，則收錄各字的「辣體漢字」標音，並呈現經「辣體吳音圖表」轉換後的羅馬拼音內容。如「辣體漢字」標音「盆」字為「Bhunc」，轉換後為「Beng」；「沓」字的「辣體漢字」標音為「Dap」，轉換後則為「Dèh」。

透過「辣體漢字的實施方案」的標音方式，配合「辣體吳音圖表」規律轉變，所得的吳方言羅馬拼音，羅列於「吳音辣體字典」中。因此轉換後的羅馬拼音，在「辣體漢字」理論宗旨下，具有當時方言的特徵性。但《吳音辣體字典》並未進一步解釋「起音字母」、「中音字母」、「落音字母」、「四聲字母」的建構原則，僅見其標音形式，卻無法得知其中內涵。像是《吳音辣體字典》的字母，何以具有多音標誌

的情況？在知、徹、照、穿、審、澄、牀聲類中，首音標音後分別接有 y、e 以作區分？又或高本漢為解釋現代方音[kʰ]的來源，反對以[g]構擬中古郡母音值，⁴⁵故其中古郡母聲類，是以[gʰ]進行構擬。但在《吳音辣體字典》的「辣體漢字」中，郡母則卻為 G、Gh 二讀，在定、從、邪、澄、牀、禪各母標音中皆有此情形；字母名稱表現上，《吳音辣體字典》輕唇音字母仍是作幫系字名稱；在「四聲字母」中，關於入聲分類具有 k、q、t、x 四種型式，與中古入聲韻尾的特徵有異。以上的音理內容，《吳音辣體字典》皆未對此進行說解細述，這對於「辣體漢字」理論的釐清，具有一定的窒礙。

五、「辣體漢字」標音方式的分析與探討

《吳音辣體字典》並未細述「辣體漢字」標音方式的建構原則，若藉由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及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對於《吳音辣體字典》的標音方式，能有進一步的了解。

《吳音辣體字典》自言「辣體漢字」呈現的中古音讀，受到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影響。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是以 33 種方言材料進行中古音系的構擬，高氏的研究方式及思維，或許直接影響 Henri Lamasse、Ernest Jasmin 二人「辣體漢字」觀念的成立。但若相較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發現 Henri Lamasse、Ernest Jasmin

⁴⁵ 高本漢言：「如果我們拿一向公認的 g 來代替郡（群）母，從音理上頭我們是否能承認 g>k'的這種直接變化呢？gi:k'i 這種不定的兩讀法是否可能？照我所能看到的，這是不可能的。」見瑞典·高本漢著，趙元任、李方桂譯：《中國音韻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年），頁 252。

對於高本漢的研究理解，仍須進一步釐清，《吳音辣體字典》認為「辣體漢字」所標示的中古音讀，為如今方言的發展基礎，「用 ABCD 來寫出第六世紀中國全國一致的語音——古代語音，比較現代語音更為豐富，第六世紀是中國語音的黃金時代——足以適應一切現代方音」。⁴⁶此處「辣體漢字」的觀念，將一切方音與此連繫，這是否與高本漢音韻觀念相同？張光宇曾指出白保羅（Benedict）的原始漢語與原始閩語的觀念，是受到高本漢的影響，然高本漢認為現代漢語方言，除閩語以外，皆由《切韻》演化而來。⁴⁷由此可見，《吳音辣體字典》雖言「辣體漢字」的成立受到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影響，但二者音韻觀念或仍存在差異。

但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的確認為第 6 世紀的漢語語音是由切語所記錄而成的，書中有「TABLEAUX DES TS'IE EQUIVALENTS」一節，對於切語上下字均以「辣體漢字」進行標音，如上字為「古」標 k、下字「黃」標 uaqc，《廣韻》「光」為「古黃切」，在《吳音辣體字典》中的「光」即為「kuaqc」；上字為「居」標 k(y)、下字「吟」標 ymc，《廣韻》「金」為「居吟切」，在《吳音辣體字典》中的「金」即為「kymc」。透過「TABLEAUX DES TS'IE EQUIVALENTS」一節，可發現對於切語的分類整理，受到高本漢的影響，如前述「k」及「k(y)」的上字分類如下：

⁴⁶ 《吳音辣體字典·辣體漢字導言》，頁 X。

⁴⁷ 張光宇：《閩客方言史稿（增訂版）》（臺北：五南出版社，2016 年），頁 89。

表 7

k	古、公、工、沽、革、佳、過
k (y)	居、舉、九、吉、紀、具

此屬《吳音辣體字典》的見母範疇，首音後 y 的增列，即表示屬三等性質，在溪、疑、曉、影、喻各母中，「TABLEAUX DES TS'IE EQUIVALENTS」皆有此分類情況，此呼應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古音字類表：聲母表」中重視三等切字的獨立觀念。前述《吳音辣體字典》知、徹、照、穿、審、澄、牀聲類中，首音後分別接有 y、e，「TABLEAUX DES TS'IE EQUIVALENTS」對於首音後 y、e 的連繫，亦是以括弧 (y)、(e) 方式呈現，查考「古音字類表：聲母表」可知，高本漢對於諸聲母的上字區分，分別以二、三等角度觀察。如「罩」為知母二等字，在《吳音辣體字典》標為「teaos」；「中」為知母三等字，在《吳音辣體字典》標為「tyuqc」。至於郡、定、從、邪、澄、牀、禪各母，何以有 h 與否的二讀情況？h 表其送氣性，在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中，曾說明因平仄聲調的差異，而有送氣與否的演變。⁴⁸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亦有相關討論，故聲類中 h 與否的二讀情況，與聲調有其關係，故「橋」字屬平聲群母，在《吳音辣

⁴⁸ 其原文言：「On voit que g et gh correspondent à une même initiale ancienne 郡 (g'). La R.I. écrit gh au 平聲 et g aux autres tons, parce que dans la plupart des dialectes modernes cette initiale est asporée au 平聲 et ne l'est pas aux autres tons.」見 Henri Lamasse, Ernest Jasmin: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Commissio Synodalis in Sinis, 1934, p.19。

體字典》以送氣標示為「ghyaoc」。

關於《吳音辣體字典》中的重、輕唇聲類，皆是以重唇音名稱稱之，在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則一律稱為「非」、「敷」、「並」、「明」，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亦是以「非」、「敷」、「並」、「明」稱呼為基，討論中古雙唇音的分化。⁴⁹《吳音辣體字典》雖同以「幫」、「滂」、「並」、「明」作為重、輕唇聲類名稱，但有說明「輕唇音是從重唇音演變出來的」。⁵⁰

《吳音辣體字典》入聲的分類，以 k、q、t、x 四種型式分類，其中 q 應屬訛誤，在《吳音辣體字典》其他說明中可見，入聲分類為 k、p、t、x，其中分類緣由，與「落音字母」中陽聲韻山(an)、咸(am)、臻(n)、深(m)宕(aq)、江(ag)、曾通(q)、梗(g)等韻攝有關，諸類韻攝的鼻尾音分作 n、m、q、g 四類，因此《吳音辣體字典》曾言「古代鼻音，有全鼻 q、g，半鼻 n、m 之分」。⁵¹在「TABLEAUX DES TS'IE EQUIVALENTS」可見，陽聲韻與入聲韻相配方式為「T(入聲 de n)」、「P(入聲 de m)」、「K(入聲 de q)」、「X(入聲 de g)」，因此若該字屬江攝、梗攝入聲者，則以 x 標誌，如「隻」字屬梗攝入聲昔韻，《吳音辣體字典》則標為「yx」。

⁴⁹ 高本漢言：「從別的语言得到的經驗指示我們雙唇音很容易變成齒唇音，而且我們在近古漢語裡就遇到中古雙唇音分化成兩類，一類雙唇音：p, p', b', 跟一類齒唇音：f, f', v'。所以中國音韻家對於這些聲母的名稱也改變了。非敷這兩個字因為參與了 p > f 的演變，不能當作 p, p' 的標目，所以就拿這兩個字表示近古 f, f'，另外用新的標目去填補這個空當兒。」見瑞典·高本漢著，趙元任、李方桂譯：《中國音韻學研究》，頁 416。

⁵⁰ 《吳音辣體字典·辣體漢字導言》，頁 VII。

⁵¹ 《吳音辣體字典·辣體漢字導言》，頁 XIII。

因《吳音辣體字典》以「辣體漢字」理論進行標音，透過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更能理解其間標音方式的原則。⁵²

六、《吳音辣體字典》中「吳音」來源依據查考

《吳音辣體字典》有其自身的音韻觀念、應用於音理結構及組合分類之中。透過其規律說明，呈現各漢字的吳音情況。就其研究視角而言，《吳音辣體字典》可謂兼具理論及應用層面。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中，曾述說吳語語音具有「知照讀舌尖音」的普遍特徵，在〈第一表 起音音值表〉呈現「Ty, Te ::ts」、「Cy, Ce ::ts」的發展，則符合此現象。又或入聲方面，趙元任稱「入聲收喉塞尾」，與「辣體吳音圖表」中「音值只須念得急促」說法相符。⁵³

從前述可知，在《新國文》、*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二部文獻中，都有關於上海方音的記錄。根據書中敘述，其語音依據為孔明道（Lapparent）的 *Petit 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 : dialecte de Chang-hai*（《法華字彙：上海土話》），該書出版於 1905 年。根據其說明，該書編寫是為了協助傳教士以上海方言進行交流。⁵⁴因此在吳語方言

⁵² 關於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對於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的影響，以及二者理論上的同異之處，筆者預計將有另文撰著。

⁵³ 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頁 65、123。

⁵⁴ 其原文言：「Pour répondre au désir des nombreux missionnaires qui ont à se servir

中，Henri Lamasse 等人或對於上海方言的掌握最為深刻。《吳音辣體字典》雖以「吳音」作題名，但該文獻的「吳音」記錄，應亦為近代上海方言系統。除該書發行於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外，其封面另有外文註記「Interdialect romanization lexicon. Alphabetical arrangement according to the Shanghai dialect.」意指以 R.I. 理論進行上海語音的拼讀。饒有興味的是，前述「一篇對照文字」所錄的文章〈船〉（Jhyuanc），內容實際上出自作家茅盾《子夜》第十七章內容，《子夜》亦是以近代上海作其故事背景。

關於近代上海音系發展，錢乃榮分作四期，分別是 1899 年前的第一期、1939 年前的第二期、1969 年前的第三期、2007 年前的第四期。錢乃榮認為近代上海音系的發展主要朝向簡化趨勢，其特點分別為「聲母 dz 併入 z」、「入聲韻母的不斷合併」、「uo 併入 o 韻，部分 o 韻字併入 o 韻」、「縮氣音的消失」、「分尖團到不分尖團」、「雷、來、蘭讀音的合併」、「ɿ、ʏ 的合併」、「e、ø 的變化」、「疑母的大量失落」、「鼻話音的單一化」、「o 韻向 u 韻合流中」、「聲調 8 各合併為 5 個」。⁵⁵從「辣體漢字」理論的創發至《吳音辣體字典》的出版，正好經歷錢乃榮所謂的第三及第四時期，若藉此將《吳音辣體字典》中「吳音辣體字典」語料進行分析，可見其語音的時代特徵。舉例而言，在錢氏所謂的「分尖團到不分尖團」中，認為「從 20 世紀 40 年代開始，原來分尖團的上海話到 70 年代大致變成了不分尖團音」，並舉「績、急」、「小、曉」等字組進行演變說明，「績 tsii? ≠ 急 tei? > 績 = 急 ii?」、

quotidiennement du dialecte de Changhai.」見日・波多野太郎編：《中國文學語學資料集成·第三編·第四卷》（東京：不二出版（株），1989 年），頁 1。

⁵⁵ 錢乃榮：《上海方言》（上海：文匯出版社，2007 年），頁 57-59。

「小 $\text{si} \neq \text{曉 } \text{ci} > \text{小} = \text{曉 } \text{ci}$ 」。⁵⁶從此可知「績」、「小」等字因其顎化，分別與「急」、「曉」音同。「吳音辣體字典」收有「績、急」、「小、曉」等字，除記錄諸字在「辣體漢字」理論下的標音外，並呈現轉換後的上海羅馬拼音內容，如下表所示：

表 8

字	「辣體漢字」理論的標音	轉換後的上海羅馬拼音
績	cîx	Tsih
急	kyp	Kih
曉	xhiaoh	Hiao
小	siaoh	Siao

透過轉換後的上海羅馬拼音的比較可知，1940年《吳音辣體字典》收錄的「績、急」、「小、曉」等字組，其聲母的尖團音仍有區別，尚未形成顎化後的同音情況。

在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有「DIALECTE DE SHANGHAI d'après de Lapparent」一節，即以表格說明「辣體漢字」的標音如何轉換為孔明道記錄的上海音。若比較「辣體吳音圖表」與「DIALECTE DE SHANGHAI d'après de Lapparent」，會發現二者的說明並非一致。「辣體吳音圖表」更加細述音理結構結合的規律，如「*iuân*」之規律為「吹,重唇::*ié*」即指在吳音規律中，「*iuân*」前若為齒吹類聲母或重唇音聲母的結合，則為「*ié*」，但在「DIALECTE DE SHANGHAI d'après de Lapparent」中，此處僅言「*iuân*」屬「*ié*」的轉變，並無聲母方面

⁵⁶ 錢乃榮：《上海方言》，頁 58。

的說明。「辣體吳音圖表」設有「//」符號，指在此規律下的例外字例，如「q」的規律為「eng//朋」，即表「朋」字不屬此規律範疇，此類標註於「DIALECTE DE SHANGHAI d'après de Lapparent」中未能見之。

在「DIALECTE DE SHANGHAI d'après de Lapparent」中，「辣體漢字」的標音經過規則轉變後，成為孔明道的上海音記錄。《吳音辣體字典》第二部分「吳音辣體字典」除羅列漢字的「辣體漢字」標音外，亦提供「辣體吳音圖表」轉換後的上海羅馬拼音，但其標音結果，與孔明道的記錄不完全一致，以「闊」、「月」、「的」為例：

表 9

	闊	月	的
「辣體漢字」理論的標音	khut ⁵⁷	Qÿuat ⁵⁸	Tix
轉換後的上海羅馬拼音	K'wéh	Gnieuh	Tih
孔明道記錄	k'oèh	gneuh	tieh

「闊」、「月」、「的」皆屬入聲，「辣體吳音圖表」說其入聲「只須念得急促」，因此三字轉換後上海羅馬拼音末字，皆以「h」表示，但《吳音辣體字典》呈現轉換後的上海羅馬拼音，卻與孔明道的記錄不同。或可推測在「辣體漢字」理論創發後，響應之人以此理論為基礎，在中古切語的標音成果下，對於各地語音的轉變規律，較Lamasse、

⁵⁷ 關於「闊」字，《吳音辣體字典》所錄的文章〈船〉中亦有該字，但標音為「khuat」，與「吳音辣體字典」收錄「khut」有異，其間差異俟日後再考。

⁵⁸ 關於「月」字，《吳音辣體字典》所錄的文章〈船〉中亦有該字，但標音為「qyuat」，與「吳音辣體字典」收錄「Qÿuat」有異，其間差異俟日後再考。

Jasmin 的原本說解更為詳細。因此像是表官話的《羅馬字母綴法字典》、上海音的《吳音辣體字典》等著作，皆是在此背景下的產物。

七、結語

近代以羅馬字母記錄漢語方音的方式，實有其脈絡發展。1940 年出版的《吳音辣體字典》，其中的「辣體漢字」理論，呈現了傳教士對於羅馬字母拼讀漢語方言的思考與嘗試。Henri Lamasse 與 Ernest Jasmin 受高本漢的研究影響，欲以中古音讀標誌為基，進行方音規律的轉變，以避免因方言的分歧，導致記錄上的窒礙。從《吳音辣體字典》的文中敘述可知，該理論創發之際，有著「新體文字」的高度期許，但其理論影響其實有限。或許如王力所言，該理論為音韻學者的拿手好戲，但也是一般人的畏途。若僅藉由《吳音辣體字典》的內容，對於「辣體漢字」理論的標音原則，難以深入理解。透過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及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的連繫，對於「辣體漢字」理論有著更進一步的掌握。《吳音辣體字典》中的「吳音」記錄，應屬上海語音系統，但與孔明道的記錄有異，且在上海語音的規則轉變上，《吳音辣體字典》的作者似較 Henri Lamasse 與 Ernest Jasmin 更為熟稔，或許此亦呈現當「辣體漢字」理論創發後，各處方言記錄應用的成果。

本文對於《吳音辣體字典》及「辣體漢字」理論的了解尚屬初步階段，此議題的開展對於語言學史及語言史的研究，均有著積極意義，期待在「辣體漢字」理論的釐清下，進而建構《吳音辣體字典》中近代上海的音韻系統。近代以羅馬拼音記其上海語音的著作十分多元，

除前述的《法華字彙》外，如 1889 年的《土話指南》、⁵⁹1910 年的《上海方言練習》、⁶⁰1939 年的《上海方言課本》⁶¹皆屬此文獻範疇。若能與《吳音辣體字典》的記錄作一連繫，或對近代上海音韻的發展，有著更進一步的理解。

⁵⁹ 《土話指南》一書，作者佚名。錢乃榮對此介紹：「1889 年初版，自吳啟太、鄭永邦 1881 年著《官話指南》譯出。此書上卷有『應對須知』、『官商吐屬』兩部分，下卷為『使令通話』，共 163 頁。每頁左半是上海話漢字，右半上為字母注音，下為法語翻譯。」見錢乃榮：《西方傳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20。該書內容今收錄於錢乃榮主編：《19 世紀晚期的上海話》（上海：上海世紀出版有限公司，2015 年）。

⁶⁰ 《上海方言練習》，編著者為基督教上海教會中文研究所長戴維斯（D.H.Davis, D.D）。錢乃榮對此介紹：「此書是須學上海話的上海政府職員月考而編寫的一本練習冊，有 155 課練習，共 178 頁，正文 270 頁，用漢字和上海羅馬拼音注音編寫。」見錢乃榮：《西方傳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研究》，頁 21。該書內容今收錄於錢乃榮主編：《清代末期的上海話》（上海：上海世紀出版有限公司，2015 年）。

⁶¹ 《上海方言課本》，編著者為羅馬天主教耶穌會修士蒲君南（Albert Bourgeois, S.J.）。錢乃榮對此介紹：「蒲君南《上海方言課本》課文有 376 頁，是西方傳教士撰寫的規模最大的一本上海話教材，也是上海社會轉入高度繁榮時代，上海方言變化最快時期出版的方言教材。前言後是上海方言的法式羅馬字母拼音解說。」見錢乃榮：《西方傳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研究》，頁 29。該書內容今收錄於錢乃榮主編：《1930 年代的上海話》（上海：上海世紀出版有限公司，2015 年）。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專書論文

1. 不著撰人：《羅馬字母綴法字典》，北京：北平關東店胡同甲一號教育聯合會，1934年。
2. 不著撰人：《吳音辣體字典》，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40年。
3. 白鴿：《近代中國語言文字變革運動的先聲》，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
4. 李梵：《漢字的故事》，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年。
5. 周辨明、黃典誠：《Q.R.國語羅馬字新讀本》，廈門：國立廈門大學，1939年。
6. 姚鵬：《漢學家與儒蓮獎》，北京：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
7. 唐作藩主編：《中國語言文字學大辭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7年。
8. 倪海曙：《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1948年。
9. 張光宇：《閩客方言史稿（增訂版）》，臺北：五南出版社，2016年。
10. 游汝杰：《吳語方言學》，上海：上海教育，2018年。
11. 趙元任：《通字方案》，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
12. 趙元任：〈談談漢語這個符號系統〉，《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拓和發展——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

13. 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14. 趙元任 (Yuen Ren Chao) : *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Jan., 1941, Vol. 5, No. 3/4.
15. 錢乃榮：《上海方言》，上海：文匯出版社，2007年。
16. 錢乃榮：《西方傳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研究——1847—1950 的上海話》，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4年。
17. 錢乃榮：《19世紀晚期的上海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
18. 錢乃榮：《清代末期的上海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
19. 謝雲飛、楊斐君：〈漢語羅馬拼音史實之沿革〉，《銘傳大學 2007 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文學的傳承與創新論文集》，會議時間：2008年3月23日，臺北：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所），2008年。
20. 日·波多野太郎編：《中國文學語學資料集成·第三編·第四卷》，東京：不二出版，1989年。
21. 瑞典·高本漢著，趙元任、李方桂譯：《中國音韻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
22. David Prager Branner : *The Chinese Rime Tables: Linguis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comparative Phonology*,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23. Henri Lamasse, Ernest Jasmin: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Commissio Synodalis in Sinis, 1934.

24. Joach. Alph. Gonsalves :《中華辣丁合璧字典》，北平：西什庫遣使會印字，1937年。
25. Lamasse, H: *Sin kouo wen, du, Nouveau manuel de langue chinoise écrite* Li Ming Cultural Enterprise, Taipei, 1984.

二、期刊論文

1. 王力：〈書評：Lamasse et Jasmin, *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alphabe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清華學報》，1936年第11卷第4期，頁1173-1180。
2. 葛松：〈晁德蒞及其漢語語音系統初探〉，《亞洲與世界》第3輯（2020年9月），頁261-275。

三、學位論文

1. 白鴿：《西方來華傳教士對中國語言文字變革運動影響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博士論文，2013年。
2. 敬璐露：《周有光中文拼音原則理論的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論文，2017年。

四、網路文獻

1. 「中國國家圖書館」，網址：<http://www.nlc.cn/> 瀏覽日期：2024年9月29日。
2. 「臺北利氏學社」，網址：<https://www.tec.org.tw/%E5%89%AF%E6%9C%AC-%E5%8F%B0%E5%8C%97%E4%BE%9D%E7%B4%8D%E7%88%B5%E9%9D%88%E4%BF%AE%E4%B8%AD%E5%BF%83> 瀏覽日期：2024年9月29日。